



中庸講記 ④①

◎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

（接上期）

⑦ 溫故：重習涵泳也。故者德性舊有之知也。

「涵泳」，是指抽象的，如仁義道德，這些都是很抽象的；一般講要行仁義行道德，你們大家知道怎麼做嗎？不是很清楚。這是很抽象的名詞。但是還是要在抽象的名詞打基礎，古早我們在看卡通〈科學小飛俠〉，人有翅膀，能飛天潛地，大家就講這是他精神錯亂時所寫出來的，世間哪有這種事？看看經過幾十年後，飛天潛地在現今卻是很簡單的事。

更早以前的《封神榜》，人家就講：「那是小說你不知道嗎？不要講那種道理。」其實《封神榜》所講的現在都實現了，這要如何解釋？所以聖人是預言家，知道未來會走什麼路線，為什麼？就是以推理，以理氣、理路來推。有人想要飛，就會有人發明，從試著做滑翔機，然後一直改進，就演變成現在的飛機，這都能追求其本源。

「故者德性舊有之知也」，溫故，我們以前照書本讀，現在再翻出來看看，想想是不是真的？講的是小說？還是真理？這是舊有的。

⑧知新：是求知之意。新者未知之道理。

「未知之道理」，佛留經卷度眾生，佛祖寫的道理，以前的人有研究，看得津津樂道，我們卻認為那是老人在看的，與我們年輕人有什麼關係？現在想想，有一天我們也會老，老了的要歸到哪裡？所以我們要思考、要溫故知新。

⑨敦厚：敦者敦篤也。厚者德性原有之能也。

敦者，老實忠厚；厚者，德性原有之能也。

清朝吳敬梓寫《儒林外史》時，有篇故事是：有個殺豬的人，賺了大錢，後來又當官，女婿是一個很忠厚的人。他告訴他女婿：「你現在是我的女婿，也是相公，與一般人身分不同，怎可與那些做工的、挑糞的打招呼？這樣會讓我感到很漏氣、很沒面子，你真是爛忠厚！」這是個典故，吳敬梓是位很不簡單的學者，這是在反譏社會。

忠厚本應是最好的，大家卻用這句「爛忠厚」罵人，這哪是忠厚而是憨人。李宗吾寫《黑厚學》，反譏整

個時代的暴發戶他們的型態。所以忠厚是做人的根本、是我們本來的道德，怎被講成爛忠厚，他就是在反譏這個事情。

⑩崇禮：崇者積累也。禮者天理之節文也。故《禮記·曲禮上》有曰：「道德仁義，非禮不成，教訓正俗，非禮不備。」

「崇者積累也」，積累也就是累積之意；崇者，要不斷累積，就是悠久無疆，不是一日就能做成的。

「禮者天理之節文也」，禮是天理的節制、文采。

「故《禮記·曲禮上》有曰：『道德仁義，非禮不成』」，大家一直在講道德仁義這些抽象的涵泳之言，但若沒有禮，是無法顯露出做人的仁義；禮是行為的規範而已，不能太刻板。所以孔子才會刪詩書、訂禮樂，道理在此。

「教訓正俗，非禮不備」，古時都以身教、言教在教育人，假如沒有禮，教的方法就不完備，所以佛規禮節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課程。

《中庸》第二十七章之四：
是故居上不驕，為下不倍。國有道，其言足以興；國無道，其默足以容。《詩》曰：「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」其此之謂與！

讀懂經句

❶ 不驕：無矜肆之意也。

無輕視之意，無自誇、無自負、無放肆、無懼。

❷ 不倍：倍與背同。

倍是違背的意思；為下的人不能違背這些道理。

❸ 言足以興：治則足興，在位以行其道。

天下太平是治足以興，能讓我們講話時，我們就要努力地講；現在就是治的時候，讓我們可以講話，講話還有人要聽、還有效的時候；讓在位的人，每人都能各盡其位，依道而行。

❹ 默足以容：亂則足容，待時以養其晦。

假使亂的時候，就要容忍、要等待時候，韜光養晦，深藏不露，

以待時機；達則兼善天下，窮則獨善其身。

❺ 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：人若有深明事理之智慧，得以保全其身。

很多人覺得明哲保身是很消極的，其實不是，孔子是聖之時者也。人對於事與理要很清楚，要有智慧分別什麼是該做的、什麼是不該做的，這很要緊。

講到這裡，後學想到清初三帝（康熙、雍正、乾隆）裡的康熙，這些人很了不起，康熙知道自己會失敗，因為太年輕就當皇帝，大部份都是孝莊皇后，也就是康熙的阿嬤在幫助，她是很了不起的皇后，是順治的母親。她一直教育康熙，到後來，她認為諸



侯太多，又生太多孩子，一大群人在亂；康熙很後悔，再這樣下去朝代會滅亡，要選誰當皇帝？應該是八阿哥較能幹，他想想又一直觀察，發覺這人「只學其行，未學其神」，只學我的行為，未學我的治國精神。

我們修道也是不能這樣，好比老前人的風範，我們只學其外表，沒學其精神，又有什麼作用？身為一位大人物，外表一定要很安穩、要制衡。康熙後來想想也只有雍正才能治國，若沒有雍正，乾隆就無法遊江南、無法有良好的政績。所以我們研究道理，要學其精神，不能只依文字表面解釋。

此章言自明誠之事，重在君子身上。詳言君子尊德性，而道問學之凝道工夫。尤其上律下襲，無時不中。不驕不倍，行之時中也。其言其默，言之時中也。達則為堯舜，窮則為孔孟。此可見順理而行，已到至處。所謂先天弗違，後天奉時者，所以如此之謂與！

常言：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。」只要有生命在，就還能奮鬥。而社會的人告訴我們：「孔子是殺身成仁，孟子是捨生取義，與其道理又是相違背的？」怎會與老師違背、與

道統中的祖師違背？而為何這裡又講明哲保身？我們要以深明事理的智慧做判斷，因時因地不一樣，所以孔子才是聖之時者也，原因在此。

這篇都在講自明誠之事，君子要如何知？如何行？就是要學，要學道凝聚一點的工夫。天地讓我們看到因地因時不一樣，《中庸》第30章會講到「上律天時，下襲水土」，這要學，因為其無時不中，它會節制得剛剛好，不增不減。

人若不驕傲、不做違背的事情，都在合於中的規範裡面去行，知道什麼時候要講什麼話；人若在通達時，就要學堯舜的孝心與謙虛，天下之尊天下養，奉待父母，我們要學這點工夫。

窮的時候則要學孔子、孟子。孔子、孟子因地因時因人，天時地利都沒有他們發揮的餘地，當時傳道的苦心與我們現在實是天淵之別。

由此可見，依這個理而行，是剛好合乎中庸之道，也沒有違背先天，而後天也剛好順應那個時代，做應該做的事情，大概就是這個意思。

（續下期）